

化州行散记(二章)

■ 吴新龙

奔向莞塘广场

一大早,我们的小汽车一路向北,狂奔了几百里的路程。几许慕名,几份向往,一路颠簸,一身倦怠,化作了一脸的惊叹,变成了内心的留恋。

莞塘广场啊,她以宽厚仁爱的胸怀,迎纳四面八方的来客。剧院大戏浸染了人文历史,楼阁绘画陶冶了人之情操,孝道故事感召了人之心灵,长廊清风唤醒了人之良知。

回眸广场周边,让诗仙李白来陪衬,让圣人孔子来捧场,厚德以载物,古典而庄重!

莞塘村民啊,他们勤劳而又朴实,崇尚传统美德与民俗文化。既

与悠久的历史牵手,又与经典的文化结缘。他们躺在历史河床上,枕在文化广场边,每天哼着暖春的歌曲,快乐的歌声在村庄里飘荡,飘过树林,与树上鸟儿的鸣鸣交汇;飘上蓝天,与朵朵白云融合……

每个晚上,从莞塘广场上归去的村民,做着金秋的梦,幸福,和谐,祥和……每每睡眠不觉晓,多么悠然自在啊!

漫游花园苗圃

众人一行,用步子丈量山路的博爱,用眼睛摄入风景的慷慨,用耳朵鉴赏自然的韵律,用鼻子收集乡土的信息,用肺腑迎接空气的大方,用心脾感受暮春的温润。

一路向山野进发,有连绵不断

的独特景色,有虫噪鸟唱的天籁音韵,有扑鼻而来的馥郁花香……还有流连忘返的远方游客。抬头一看,前面迎来了满面春光;侧耳细听,后面洒下了笑语欢声。

走进鸡蛋花园,远看连绵点缀绿叶的银花,放大了游人的视野空间;近闻几缕沁人心脾的花香,荡漾了游人的春心涟漪。

踏入种子苗圃,看那片茁壮疯长的瓜苗。那些蛇瓜铁了心使劲地往铁架上攀爬,让你触摸它们登天的梦想。忽然发现金黄的花蝴蝶,仿佛遇见了最美的金牌女模特,游人纷纷举起手机,陆陆续续地给她拍照定格了美姿,激活了青春童话般的永久记忆。

茶香弥漫

■ 华洪月

夕阳西下,我沏上一壶浓浓的新桐绿茶。端着茶杯,茶色醇厚,茶香浓烈。初饮有点苦涩,再饮茶香沁人心脾。细品那浓浓的茶香,令人回味无穷。

我从小就喜欢喝茶,以至于现在的我每天都离不开茶。我喜欢喝茶是因为我生长在茶乡——新桐镇,更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。

父亲非常喜欢喝浓茶,特别是我们新桐的绿茶,家里总是茶香弥漫。从小我也常常跟着父亲喝着那浓浓的茶。现在的我品着浓茶,回忆往事。父亲的音容笑貌,如同眼前的茶香芬芳。那浓浓的茶香,是父亲的味道。

小时候的我胆小怕事,父亲却偏偏喜欢“整”我。那个时候,我们村子里只有一间小卖部。每当我需要买东西的时候,父亲总是把这个任务交给我。

我有一位在海南工作的伯父,他每次回来都会到我家找我父亲拉家常。伯父是一位知识分子,他知书识礼、通情达理。父亲特别喜欢与他一起饮茶聊天。他们虽然是堂兄弟,但是比亲兄弟还要亲。父亲教育我要好好读书,将来也像伯父一样,成为一名知识分子。

一天傍晚,伯父来我家串门。父亲叫我去小卖部买一包茶叶回来,他要和伯父一起喝茶。我拿起父亲给的钱一边走,一边祈祷:“但愿小卖部此时没有其他人。”当我快要到小卖部的时候,发现里面有很多人。我心里怦怦直跳,怎么也不敢往前走。于是,我在离小卖部不远处的一棵芒果树下等。心里想:“等那些人走后,我再过去买茶叶。”

可是我等了很久,小卖部总是人来人往。那些人好像专门和我作对似的,眼看着有人走了,正想走过去,但又有人来了,有些人甚至在那里逗留很久。就算夜幕降临,我也鼓不起勇气走过去。后来,我便闷闷不乐地回家了。

父亲看见我空着手回家,惊讶地问:“为什么去了那么久还没有买到茶叶?”我低着头小声说:“小卖部没有开门。”父亲说:“这个时候大家都收工了,小卖部不可能不开门。”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,不敢抬头看父亲。父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,肯定了我是在撒谎。

我如实向父亲交代,因为小卖部很多人,所以我不敢去。父亲却温和地对我说:“那些人都是我们村里的乡亲们,有什么可怕的呢?去去,我和你一起去。”说完,父亲便招呼伯父先坐一会儿等他。父亲就带着我去小卖部,可是他走到芒果树下就对我说:“你自己去吧。”看见小卖部里还是人来人往,我胆怯地看着父亲摇摇头表示抗拒。父亲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我说:“你大胆去,我在这里看着你,你见到人就要向他们问好。”看着严肃的父亲,我不敢退缩,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。

我去到小卖部,按照父亲的吩咐,鼓足勇气向他们问好,然后让老板给我拿茶叶。他们都夸我是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,那时候的我可自豪了,高兴地付了钱,拿着茶叶就向父亲走去。父亲笑着对我竖起了大拇指:“我说的话不错吧,下次敢自己来买东西了吗?”我自信地点点头。夜色渐浓,父亲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往家里走。

那晚,父亲与伯父饮茶,闲谈生活的点滴。我也在一旁凑热闹,跟着他们喝茶。父亲趁机教我冲茶,还教我处世和做人的道理,我牢记父亲的教诲。

长大以后的我才顿悟,父亲的爱如一杯浓茶,苦涩在口,甘甜在心头。父亲在我的成长路上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智慧,让我受益匪浅。父亲给我的安全感和信心,让我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我从小就在心里播下了一颗勇敢的种子,坚强努力地成长。

夏至素描

■ 陆德峰

蝉,虽时不时被泼一身冷水
但仍抱着一把木吉它
对着天空,自弹自唱

蜻蜓,向路过的太阳借了个火
点燃荷的心事
抽着一池,戒不掉的瘾

青蛙,田野里的摇滚大咖
用高音唱响夏日进行曲
水稻拔节的梦想,一浪高过一浪

月下,水如明镜台
一朵莲推开寺门
惊起,池边一树鸟飞飞



踏荷而行 张成林 摄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老屋

■ 何炎新

老屋是祖辈从土里刨出来的。梁是山上的树,砖是田里的土。土弄成坯,太阳底下晒干即为砖,并未经烧制——老屋是泥砖屋。

到我记事,老屋的砖瓦房梁,已爬满了岁月沧桑的痕迹。

记忆中的老屋幽暗模糊,如同一位穿着黑衣黑裤安静坐在黄昏里的老人。哪怕是阳光明媚的夏日,老屋也昏昏沉沉,只有房顶巴掌大的玻璃天窗透下一条光柱,光柱里的尘埃总在翩翩起舞。也有个小小的窗子,只是少有阳光直照进来的时候。窗子是木做的,一个外框,三五条竖格,中间一条横格。窗边摆张书桌,白天看书写字的亮光倒是有。

老屋整体如同一个躺倒的“L”形,长的一列是两厅四室的主屋,短的一边是三间厨房。厨房给烟火熏得漆黑如炭,显得更加幽暗。小时候不懂事,放学回家,常埋怨家里没菜下饭。奶奶隔墙看着心疼,瞅着父母不在,颤颤悠悠地从墙眼伸过一小勺瘦肉,悄声细气地说:娃,过来,没吃过的,新鲜的,别跟你爸妈说!边说边紧张地瞧瞧门口有没有来人,如同心虚作贼。我也总是开开心心地接

在碗里,吃得津津有味。直到奶奶去世多年,我才跟母亲提起,母亲微笑着说,奶奶患有支气管炎,经常咳嗽,大人忌讳,才不让小孩吃她的东西。

老屋厅堂的梁瓦也给熏得黑乎乎的。寒冷的冬天,乡里人喜欢屋里烤火。拿来一个烂铁锅,捡来柴火,点上,屋子里马上又亮堂又暖和。大家围坐在火堆旁,有说有笑,脸上都跳跃着幸福的火光。

母亲总在铁锅边放几条番薯、几个芋头,烤熟给我们姐弟吃。刚烤熟的番薯芋头非常烫手,我们不敢动,母亲却轻易拿在手上,一扒开,热腾腾、香喷喷的,等我们接过,美美的放进嘴里,香香甜甜的味道从此再也忘不掉。

那时的人们可真是勤劳。秋天的稻谷收成了,就会种上蒜,蒜头长大了,寒冬也到了。父亲把蒜头拔好挑回来,母亲就带着我们在火堆旁扒蒜衣。蒜衣扒掉,切掉蒜苗,就剩雪白如玉的蒜头,放缸里腌些天,就会有人来收购。扒蒜头其实是辛苦的,母亲长满老茧的双手,给辣得一根手指肿成了两根棍,鼓胀起大大的水泡。我们看着心疼,母亲却笑着说不

碍事,等把活干完了,用针挑穿把水挤出来就好了。

奶奶故去后,她的房间一直空着。我考到县里的重点中学读高中,假期里回家,就搬到奶奶以前的房间住。

房间很简陋,就一张桌子,一张床。桌子是奶奶生前用过的,床是母亲给新买的木架床。时间稍久,大白天也可以听见床架嘎吱嘎吱的虫蛀声;床脚蛀坏,就拿砖块垫起,并无关系。床底下都是大大的老鼠洞。半夜梦醒,常听见老鼠收紧胖胖的身体,吱吱钻进洞口的声响。屋里的老鼠硕大,既不怕猫,也不怎么怕人。小时我刚学爬,奶奶带着我在房间玩,一眨眼功夫却不见了踪影,原来是钻到了床底下,伸长小手在掏老鼠洞。奶奶吓了一身冷汗,赶紧把我拉出,幸好没什么事。

如今,老屋早已拆除,换建成宽敞明亮的楼房。只是看着处处贴近的高楼,偶尔也会想起老屋,想起在它呵护下的过往岁月,那时看着远方,远方很远;看着天空,天空也辽阔。